

淑女文学馆

欢乐联萌系列003

小志姐
Mini Miss出品

长歌·著

养只萌呆 镇宅 镇宅

3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
长歌·著

养只萌镇宅

3

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·长春·

小姐
Mini Miss 出品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养只萌呆镇镇宅. 3 / 长歌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5.1

(意林·小小小姐·欢乐萌萌系列)

ISBN 978-7-5385-8638-1

I. ①养… II. ①长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9745号

养只萌呆镇镇宅③

YANG ZHI MENG DAI ZHEN ZHEN ZHAI③

出版人	刘刚
顾问	杜务
总策划	阿朱
特约策划	师晓晖
责任编辑	吴强 张旭
图书统筹	糯米兔
特约编辑	张京 黄佳佳
绘图	洛书
书籍装帧	胡静梅
美术编辑	刘静
开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数	150千字
印张	6.5
版次	2015年1月第1版
印次	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印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行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: 130021
电话	0431-85678573

定 价 19.9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

C o n t e n t s 目录

第二十二回 001
不作死，就不会死（中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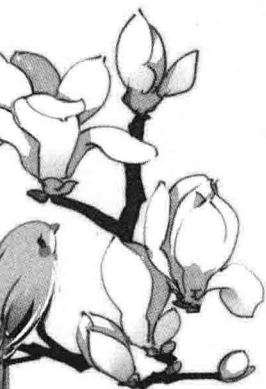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三回 019
不作死，就不会死（下）

第二十四回 039
后宫·生还传（上）

第二十五回 055
后宫·生还传（中）

第二十六回 075
后宫·生还传（下）

第二十七回 093
后宫·真烦传（上）





C o n t e n t s 目录

第二十八回 111
后宫·真烦传（中）

第二十九回 129
后宫·真烦传（下）

第三十回 147
有关骨折那点儿（上）

第三十一回 161
有关骨折那点儿（中）

第三十二回 179
有关骨折那点儿（下）

番外 189
萌呆一姐的现世报（三）



养只萌呆镇镇宅③



看着昏死过去的薛怀璧，李狗蛋惊愕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呆愣半晌后，才颤抖着双手，慌乱地拍着薛怀璧的脸颊，唤着：“璧璧、璧璧……”拍着拍着，自己的眼睛也红了。

夏侯月一颓然无力地跪坐在一旁，眼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她原本抱着一丝希望，以为李狗蛋应该有办法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，可是看现在的情况，李狗蛋似乎比她还无助。

为什么会怎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

明明……明明她与和颂计划得好好的……

为了拿到那名女子身上的钜子令，明里她虽允诺会亲手结束薛怀璧的性命，暗中却跟和颂商量着，给薛怀璧准备了闭气的药。

吃了这种药，没有呼吸，没有脉搏，如同已经死亡一般，七日后，才会渐渐苏醒。

却没料到那女子竟是个聪明人，为防有诈，竟亲手把剑刺进了薛怀璧的胸膛之中。

如今的薛怀璧生死未卜，看那模样，凶多吉少……

夏侯月一愣愣地看着地下那摊黑色的血迹，冷不丁，一个重重的巴掌甩了过来，打得她喉头一腥，一颗大牙也被打落。

夏侯月一似乎感觉不到痛一般，扭头望向那个恼怒至极的少年，她也不生气，只是从心中涌出无限的悲悯。

“你为什么要加害于璧璧！”李狗蛋扯着嗓子喊道。

这时的李狗蛋已经满脸泪痕。

他边说边擦着眼泪，手上沾染的黑血被抹到了脸上，看起来有些滑稽。

但夏侯月一却笑不出来。

夏侯月一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连说话都感到无力，平日巧舌如



簧的她，一句辩解都说不出来，只是在听到李狗蛋充满恶意的谩骂之时，约莫料到了薛怀璧已回天乏术，终于号啕大哭起来。

她知道，如果薛怀璧还有救，李狗蛋便不会有工夫来打骂自己，事已至此，真是天意弄人啊。

“我没有杀她，但她确实是因我而死。”夏侯月一怦然，她胸口附近还安放着那块温润的钜子令，可如今，她恨不得将这块烙人的铁片取出来。它滚烫无比，下一秒就会将自己灼伤。

李狗蛋也回过神来，他刚刚在悲愤间没了理智，竟然没看出此时的夏侯月一根本不像手刃完薛怀璧的模样。

夏侯月一虽气性不小，但也知道轻重。

夏侯月一往前爬了一步，跪坐在薛怀璧的一边，她无助地伸手推了推薛怀璧：“喂，讨厌鬼，你不是只挺有能耐的九命猫妖吗？之前被我设计了那么多次都没死，现在怎么跟纸糊的似的，人家戳戳你，就把你戳死了……”

李狗蛋想通之后，颓然地坐在一旁，也在念叨着：“你怎么就这么死了，多回光返照几下也好啊。你这么躺在这里，跟开玩笑似的……一点儿都不像你。你在前两部偷我草药的事情，颂颂都告诉我了，一直没让你赔不代表我不介意啊……”

“你不是老缠着颂颂说要整容吗？你都丑成这副模样了，孟婆肯定嫌弃你拉低水准，把孟婆汤浇在你脸上……”夏侯月一擦了一把眼泪。

李狗蛋接腔道：“还有，咱们还没认亲戚呢……我的远房小姨妈啊……”

“对啊，你不是还想当娘娘吗？和颂都要进宫了，你的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……”



二人自顾自地念叨着，气氛突然凝滞下来，碎碎念的二人默默地看了对方一眼，连滚带爬地抢着出门了。

他们忘了，还有一个能主持大局的。只要他说璧璧没死，璧璧就还有一线生机！

外头的雪下得越来越大了，“呼呼”的寒风从门缝里倒灌进来，似乎要把地上那个人的血液全都冻住。

李狗蛋他们走得急，甚至忘了把可怜的薛怀璧抱到床上给她盖上一床被褥。

她孤零零地躺在那儿，面色惨白，好像被世界抛弃了似的。

不一会儿，另外一些挂念她的人小跑而来。

侍女惜文头一个推开了虚掩的门，看到躺在地上的薛怀璧时，不由得悲从中来。

薛怀璧圆圆的脸已经有些蔫巴了，惜文以前总觉得这副长相，是集万福于一身的。

可是眼下，于薛怀璧而言，什么是福气，什么又是晦气呢？

薛怀璧几乎是她见过的脾气最好的主子，没有架子，知道平常百姓心中疾苦，自然会避开所有伤人的举动。

他们从未见过这么爱笑的人，虽然总看到她在莫名其妙地发愁，笑容却是一点儿也不减的，或许她有自己的小世界，外人真不好理解。

私下里，他们都管薛怀璧叫“小太阳”。

他们的盟主和颂之前是一个凉薄至极的人，薛怀璧来了之后，他们也能看得出盟主的的确确被薛怀璧感染了。

可是没想到薛怀璧前脚一走，和颂竟翻脸不认人，就连那李狗蛋跟夏侯月一亦然，撇下薛怀璧的尸体，让她孤零零地躺在这



冰冷的地上。

看来，人走茶凉，说的就是如今吧。

惜文让一个小厮从床上抱来了被子，轻柔地将薛怀璧一裹，再背到背上，就让自己送她最后一程吧。

身体已渐渐冰凉的薛怀璧趴在惜文的背上，犹如一首哀感顽艳的别离辞。

中午的风月小居显得尤为宁静，跟一向喧嚣的风格并不符，里面的人应该是刻意避开了众人，想说几句体己之话吧。

窗外已经被大雪封锁了景色，唯独屋内那个铺首耳花瓶中的梅花开得正灿烂。

这几枝梅还是几日前薛怀璧折过来安放在此的，只是不知离了根的梅还能坚持几日。

和颂穿着颇为随意的便装坐在矮榻上，一旁的玄宇弯着身子在轻声回话。

“已经跟兰妃娘娘打过招呼了，兰妃娘娘说，盟主只管放心地进宫，她会安排好一切的。”玄宇啞哑着声音跟和颂汇报着，“只是……太后已经对兰妃娘娘和几个后妃起了疑心，兰妃娘娘尤甚。她是咱们银月盟选出来的‘天下第一美人’，咱们银月盟暴露之后，她在宫中的日子就如履薄冰了。”

和颂点点头，嘴角虽挂着笑意，神色中却有着隐隐的担忧：“你转告她，虚则实之，不必刻意避讳。”而且事到如今，就算皇宫是龙潭虎穴，他也要去闯一闯了。

“是。”玄宇应着，但脸上却满是犹豫之色。

和颂抬眼看他，把玩着手中的翡翠指环：“你有话直说便好。”



“我只是想，盟主身为天下至尊，却去当一个妃子，是否不大妥当？”这是各堂主、护法都担心的事情，先不说和颂的易形功只能维持三日，就是一个平常男子去当妃子，说出去都有损形象。

和颂挑眉，嘴角的那抹微笑依旧温醇亲和：“哦？谁告诉你我只是去当一个妃子？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我办事，你还不放心？”和颂吊儿郎当地打断了玄宇的话，“你看城里茶馆说曲儿的小姑娘，哪个不被我治得服服帖帖？你去帮我把苏写意叫来，有些事我想跟她商量。”

玄宇腹诽：就是你办事我才不放心啊！

和颂没正形惯了，想让人信任他还真有些难度。但玄宇又不好说些什么，只得敛了神色，不动声色地退了下去。

玄宇离开没多久，外边就传来了一阵匆匆忙忙的脚步声，惊得枝上积雪簌簌而落。

李狗蛋大老远便叫喊了起来：“颂……颂颂……不好啦！蠢璧……蠢璧断气了！”

和颂刚刚用完膳，正拿着一方帕子擦嘴，听到李狗蛋的咋呼声，气定神闲地边打开门边说：“那敢情好，世界都清静……”却在看到夏侯月一的瞬间，声音低落了下去，改而紧蹙眉头。

夏侯月一身上浸染的鲜血在这灰暗的背景里显得尤为惊心。

夏侯月一的眼睛已经哭红了，脸上全是颓然之色，那半身的血渍意味着——目前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受他的掌控了。

风吹衣袂，猎猎有声。

和颂好像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，只听见自己胸腔里有一面大鼓在擂动着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握紧了发颤的拳头。

那方手帕不知何时已经遗落在了北风之中，犹如一只飞不过沧



海的蝴蝶，渐渐地坠入了雪白的世界里，再也无法寻觅。

当他们赶到的时候，薛怀璧已经不见了，只看到一滴滴黑色的血从屋里蔓延到了雪地上，想来是有什么人把她带走了。

几个人对视一眼，又循着血迹踉踉跄跄地在雪地里奔跑着。

就在刚刚，李狗蛋已经询问清楚事情的始末，知道自己打错了夏侯月一，此刻正愧疚地搀着夏侯月一跌跌撞撞地走着。

至于薛怀璧，他跟和颂都觉得，薛怀璧的断气，还拿不准到底是因为药丸的即时功效还是胸口的剑伤，但只要还有希望，他们就不会放弃。

他们现在担心的是，带走薛怀璧的那个人究竟是谁，他带走薛怀璧想做什么。

这些都无从得知。

天上的雪簌簌地往下落，原本觉得朴实而浪漫的雪花，此刻却成了他们寻人的绊脚石。才跑了一会儿，他们就发现地上的脚印都被大雪覆盖了。

但是从脚印延伸的方向看，去往的是北边骊山。

骊山的地形颇为复杂多变，再加上大雪封山，要在骊山上寻人，更是难上加难。

极目远望，白茫茫的天空下，那个精灵般的身影再也寻不着了。

和颂依稀想起第一次见到薛怀璧的那一日。

在赌坊里，她一把一把地揽着银子，小气到连铜板掉到壁缝里，也要把它抠出来。他从未见过如此绚烂的笑容，回眸一笑，仿佛惊动了整个春天。



和颂思索了一会儿，对后头亦步亦趋的两个人说：“修瑾、夏侯，传我口令，调派三千精兵到骊山来。不管他们是掘地三尺还是寻天五丈，三天之内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”

李狗蛋听出他言语中的慎重之意，抱拳应“是”之后，赶紧拉着夏侯月一传令去了。

两个人携手跑了一会儿，觉得不对劲，又回过头去看和颂，远远地见到和颂已经孤身走上了去骊山的路。

李狗蛋腿一软，转过来追逐和颂的身影：“你……你别自己一个人去啊……等到三千精兵来……”虽然和颂与薛怀璧同为他的好友，但他宁可薛怀璧死一百次，也不愿和颂涉险，并不是谁比谁金贵的问题，而是——谁被人更多地需要。

和颂背后，是千千万万的子民，他们渴望明君给他们富足的生活。

就这一点来说，和颂不能死。

和颂只是简单地挥了挥手，大风把他淡然而坚定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我等不及了，你去找人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，“这是命令！”

李狗蛋脚步一滞，欲言又止，想了一会儿，咬了咬牙对夏侯月一说：“夏侯，你先去叫玄宇，银月盟也只有他能跟上我们的脚程了。”

“‘我们’？”

“对，我跟皇上一同走，他不能一个人！”“皇上”两个字，李狗蛋说得斩钉截铁，颇为郑重。

才说完，他就提步向和颂的位置跑了过去。

夏侯月一脸担心地看了看远处那两个萧瑟的背影。

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两个人那么认真，就像那些顶天立地的人，



正是他们这些人挺起了脊梁，才顶住了大梁的天。

没来由地，夏侯月一嗓子眼儿又堵了起来。她擦了擦眼泪，加快了脚步。

须臾，李狗蛋就追上了和颂。他拿着一根竹杖走在和颂身前：“颂颂，我帮你开路，你专心找线索，我们肯定能找到璧璧的。”

和颂的嘴角微微往上挑，应了一声“好”，两个人就深一脚、浅一脚地往深山里走去。

和颂不问你为什么回来了，更不会劝他回去。因为他知道不管是多年前他命悬一线之时，还是如今面对危难之际，洛修瑾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。

从来都没有。

大雪封山，方圆百里的深山之中，只有他们俩在艰难地行走，神情郑重而决绝。

李狗蛋拿着竹杖，艰难地拨开地上细密的雪，探寻那微不可见的足印，以确保他们走的是一条安全且正确的道路，和颂则负责观察周遭有无异样的痕迹。

风从树梢呼啸着掠过，掺杂着不知道从哪座山头传来的凄厉狼号，让闻者皆伤。

白天的雪刺眼而冰凉，二人没走一会儿，便觉得有些头晕眼花，就在李狗蛋提出稍事休息之时，和颂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

有窸窣窸窣的声音从四周传来，似乎有什么动物在朝他们靠近。

李狗蛋身形一滞，不由得有些汗毛倒竖。

在冰天雪地的深山里，大型动物可是比人类敌人更恐怖的存在。除去一些冬眠的、有储蓄粮食的动物，出来觅食的都是饿极的虎豹。



两个人同时进入了备战状态，循着声响辨认它们所在的具体位置。终于看清了，却有些不寒而栗，因为那不是一只动物，是三只！

等到三只豹子的身躯露出来之后，李狗蛋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。他跟和颂都不会武功，如此对上三只饿极了的成年豹子，无疑是螳臂当车。

想到此，李狗蛋转身看向和颂，正想劝慰对方不必惊慌，必要之时自己会舍命相护，却发现和颂的脸上并无任何惧怕、畏缩之意，有的只是淡然与随和。

而那几只豹子不知是不是被和颂的气势震慑住了，一时半会儿也没有扑上来。

突然，一只豹子试图向前走了几步，李狗蛋以为自己眼睛花了，因为它竟对着他们眨了眨眼。

“有什么冲我来”这句豪言壮语还没说出口，刚伸出去的手也没揪住和颂的衣袖，他就看见和颂往前走了几步。对于他这种类似自杀的行为，李狗蛋险些要泪洒一地。

就在李狗蛋几近万念俱灰的时候，耳边突然传来了和颂的声音：“你别担心，它们似乎没有恶意。”

和颂的话音刚落，那只豹子就上前咬上了他的衣角，往前扯了扯。

和颂蹲了下来直视它的眼睛：“你可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？”

那只豹子不知有没有听懂他的话，又扯了扯。

和颂站了起来，轻轻地在它头上拍了两下，再向前示意了一番。豹子终于松开他的衣角，走在前方带路，边走还边回头看和



颂，看到他们跟上之后，才放心小跑起来。

而另外两只豹子，却始终跑在他们两侧，倒像是在护送他们似的。

到底是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够号令豹子呢？

他们这番随行，是福还是祸呢？和颂抿紧唇沉默地走着，脑中有无数疑问。可眼前，除了跟随，已经别无他法。

就在二人疑惑之际，树梢上传来了响动。和颂循声望去，还没看清究竟是什么，那只毛茸茸的物什便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。

和颂定睛一看，惊愕地叫道：“兜兜！”

李狗蛋感叹道：“都走了那么远了，它还能寻过来，壁壁这只貂真不简单。”

兜兜略带惊慌地咬了咬和颂的手指，泫然欲泣。

和颂的心又揪了起来，看兜兜这模样，应该是见过薛怀璧了，不然也不会如此失常。“带我们去找她。”和颂定定地看着兜兜，指尖却在颤抖。

兜兜听懂了似的，一下就跳到了领头的那只豹子头上，两只小爪子揪住了豹子的耳朵。那只豹子竟也没反抗，继续稳稳当地带路了。

这几只豹子竟是兜兜找来的后援。原来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，这只万毒之王，已经在银月盟背后的骊山称王称霸了。

有豹子和兜兜带路，二人健步如飞。

路越走越窄，痕迹却越来越清晰，穿过了一片低矮的灌木丛后，眼尖的李狗蛋发现不远处的雪堆里，躺着一个身着绿衣的女子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几个家丁模样的年轻男子倒了一地。

那名倒在雪地上的女子，不是薛怀璧的侍女惜文又是谁？



和颂面色一凛，绕开豹子就小跑了过去。李狗蛋见状，也赶忙跟了上去。

无论他们为何在此，和颂首先做的是探了探他们的脉搏，触摸到那些冰凉的手之后，心也凉了下來。

李狗蛋也摇摇头：“一刻钟前走的，鏖穿心而过，他们走得很快，没有痛苦。”

和颂点点头，垂下了眼睛，俯下身子察看地上的脚印，有一双脚印似乎是承受了更大的重量，比起别的脚印都要深一些。

“如果我的推断没错，是惜文把璧璧带了出来。从他们走的方向来看，应该是去往辛台坡的。他们对她很好……辛台坡的雪终年不化，那里可以好好保存璧璧的尸骨。”

听和颂这么一说，李狗蛋的嗓子眼堵了堵，眼泪险些又要掉下来：“她……一直对下人很好，她之前欠着咱们钱的时候，还偷偷地给下人们塞银子。现在璧璧人走了，他们想送她一程也是自然的，只是不知道是谁如此狠毒，竟然……”

两人正黯然神伤，兜兜小跑了过来，一步跃上了和颂的臂膀，似乎在说：“不要停下，璧璧被歹人掠去，多一刻便多一分危险。”

和颂点点头，摸摸兜兜的脑袋：“如果我没猜错，他们的目标是我，在我见到他们之前，他们不会对璧璧做什么。如果他们足够聪明，会想方设法地把璧璧治好，因为活人的利用价值，远比死人要大。”

李狗蛋点点头，深以为然。

他捡起地上的几枚泛着银光的飞镖，上面没有任何字迹，他却认出了下手的人：“用镖的人江湖上并不少，但是能在瞬间杀人